



息庵集十

雜著 策本  
題贊 策題  
誠錄 銘

共十二

~ 16  
2399  
10





和  
2399  
16-10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目錄



雜著八

醫調

對堯問

答士問

答趙聖登

月行數算法問

駁宋亨久新曆誤置閏朔議

代高陽士子

通學文

悲池魚文

渡迷西遷修治募緣文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

雜著

醫訓

金子病數月而出體益瘦問乎其室人曰甚矣子之瘦問乎其友曰吁子胡為而若是瘦問乎其僮僕與侍者又莫不言其瘦金子瞿然而憂于色將與醫者謀有國醫其術甚神居又隣遂迎而問焉醫始入坐定仄焉而若有睨也叩焉而若有聆也前而切其脉退而曰吾審子之音察子之色非類乎病者也吾切子之脉病已易矣子欲何之醫曰吾欲醫吾瘦醫乃



呀然而笑曰是非吾所治夫疾之在腠理吾以湯熨  
治在血脉吾以鍼石治在腸胃吾以酒醪治治之無  
不效也今子非病也瘦也吾何以施吾術且子之醫  
其瘦非欲其肥乎肥之資四子無一焉則亦何肥之  
求哉夫有養體之肥者有養口之肥者有養目之肥  
者有養耳之肥者子嘗見崑然其宇傑然其居瑰宮  
麗館之是息綺軒繡檐之是娛若是而有癯乎其狀  
者乎羅千鍾列百釜魚鱗膺毛陸湊而海輸若是而  
有鑠乎其形者乎南威吳施之姣被珠玉而居者以  
百數宜笑微睇目窈而心與若是而有頓乎其容者

乎吳之歛越之謳牙之絲倫之竹鏗錡燁焜族居而  
互列若是而有蕭乎其色者乎此四者人之所以資  
乎肥者也是以室廬之華也而安焉而肥飲食之侈  
也而味焉而肥容色之麗也而悅焉而肥聲律之妙  
也而娛焉而肥四者之在其身則未嘗勞勞乎求其  
肥而肥自至彼誠有其資而能肥者宜也今子既貧  
且卑蓬藿之所居疏糲之所餐日未嘗覩五彩耳未  
嘗聆五音資之不蓄而惟肥之是求吾恐肥終不可  
得而反失子之良肥也金子曰唯唯吾誠鮮乎斯四  
者而又方病乎瘦抑烏有所謂良肥者乎曰夫所謂



良肥者非資乎華居侈食之謂非資乎娛音悅色之謂充之以道德潤之以仁義盎乎色而粹乎容之謂也斯固全其所固有而無慕乎素無者也斯固肥其心而不病乎瘦於身者也且子不聞楚賈之事乎蓄一荆山之玉其價連城不能易也一朝適於齊見金璣珠貝之錯于市也心悅之易之以歸夫金璣珠貝固富之資然不若一荆玉之爲良富也賈旣喪其良富已而資亦盡焉故人言不善貨者皆笑楚之賈今子棄其良肥而求乎素無使其得之猶爲不善貨求之未得而又先喪其所以固有人之笑之豈特楚之賈

哉是以古之賢人君子先審乎其所宜肥先察乎其所宜病不以資焉而肥者肥其身而以良肥肥其心不以身之不肥爲病而以心之不肥爲病此之旣全而彼之無慕豈以已之荆玉而貨其金璣珠貝哉金子曰味乎子之言願聞古人之良肥其亦異於人乎今吾欲全之其無可乎曰子欲聞古人之良肥乎非有異於子之良肥也古人已全之今子將全之此全不全之異也古之君子未嘗以其瘦病故亦未嘗勞勞乎求全而良肥自全孔子菜色陳蔡而全其聖之肥顏淵糟糠不厭而全其賢之肥夷齊餓於首陽而



全其節之肥屈原枯槁於江湘而全其忠之肥斯皆  
惟義是比雖或死而無悔而況以其瘦而易其志哉  
且子之所乏者肥身之資而子之良肥固未之或缺  
古之君子嘗處於蓬藿子亦處於蓬藿子之所處古  
人之所處也古之君子嘗飯乎疏糲子亦飯乎疏糲  
子之所餐古人之所餐也色之邪不以迷吾視而有  
古人之明聲之淫不以亂吾聽而有古人之聰其資  
之所固有若斯之美也子欲全之斯全之矣是故孔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不可之有哉金子於是避  
席再拜而謝曰始吾聞室人之言徒知憂我而已聞

朋友之言徒知憐我而已聞僮僕之言徒知驚我而  
已然卒不若子之言愛我之深也始吾見子將以醫  
於身及聞子之言卒以醫乎心吾雖不敏敢不服膺  
乎斯

對堯問

或有詰者曰昔者堯遭洪水信乎曰然然則堯非聖  
人歟口惡謂之非聖曰子思有言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斯非聖人之事歟曰非聖惡能致亦惡能以位  
以育曰當堯之時天不位而有九年之水地不位而  
九州不壤九澤不陂九山不度九道不通良巢於林



而獸室於野虺蛇穴於陸而蛟龍淵於土萬物失所而不知所以育堯果聖歟堯果聖而子思之言舛歟口不然子思語其常而堯遇其變何害乎子思之言亦何病乎堯之聖夫欽仁濬哲謂之聖馴德廣智謂之聖神明不測謂之聖是以德惟聖爲大而聖惟堯爲尤大莫高者天而堯之德與之齊高莫厚者地而堯之德與之齊厚莫明者日月而堯之德與之齊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九囿之外四海之內莫不仰堯之德而欽堯之聖唐虞之籍較然可徵已然則惡謂堯非聖哉曰聖人胡爲不遇常而遇變

曰遇之在人使之遇在天在人者人可以力在天者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且自古聖哲之遇其變者多矣非特堯之鴻水而已舜非不孝也而父不慈非不友也而弟不恭湯非不忠於桀而辱於夏臺文王非不忠於紂而拘於羑里周公竭力王室而流言興管蔡亂仲尼明王道而削迹宋衛絕糧陳蔡然則堯獨於鴻水何哉而仲尼之聖不以宋衛損周公之聖不以管蔡傷湯文之聖不以桀紂虧舜之聖不以瞽象貶然則豈以鴻水疑於堯之非聖哉曰遇其變則雖聖人果無所可爲歟曰恒人遇變尚思其所以處而



聖人豈果無所爲乎亦何有所爲乎不過益盡中和之道耳堯旣自致其中和而復授舜以中和之道舜亦自致其中和而復授禹以中和之道禹於是乎平水土而江淮汝漢旣疏其陘阨虺蛇蛟龍旣還其窟宅九州乃壤九澤乃陂九山乃度九道乃通天乃位其高地乃位其厚人乃人物乃物而萬品皆復其所夫禹之功卽舜之功也舜之功卽堯之功也然則堯之遇鴻水豈果無所爲乎堯之聖不以鴻水病而以鴻水益大子思之言不以鴻水舛而以鴻水益信曰治水禹之功子胡謂乎堯之功曰禹雖善治水不遇

舜舜不舉則不過一羽山之孥舜雖善知人不遇堯堯不舉則不過一雷澤之鰥無堯則無舜無舜則無禹吾故曰聖之功卽舜之功舜之功卽堯之功

### 答士問

有問士於金子者曰曩之稱士吾嘗見之矣尚危言覈論硜硜爾確確爾至遇事輒激亢無所融融時或詢以浮與薄不屑也今乃有不然士皆務持重周悉逡逡爾慊慊爾臨乎事必先顧前後左右未嘗率然輕且顛焉駸駸乎古淳篤之風吾竊喜今之士愈於曩之士子以爲何如金子曰果若子之言今之士其



固愈於曩之士乎然子何以知其果若是乎客曰頃  
日有言牛粟二先生之尚未配文廟之食爲歎者太  
學將䟽而請三朝議譁然起矣有二三名宰相學士  
詔子弟盛喻以時勢之不宜以聞于太學議遂復釋  
然止觀乎茲一事已足以占矣金子曰果若子之言  
今之士其固愈於曩之士乎雖然可以賀于家亦一  
以爲國言也且二先生其道與德不足以配文廟乎  
則不足䟽也如其可奚時勢之喻爲夫隨時以消息  
因勢以變遷縱未得一出於正要以弭目前之事斯  
後世在廟堂之上者之論若士則不震不撓一以正

而已烏有所謂時與勢乎苟使今之卿大夫必資制  
士使一同於已今之士必諂屈卿大夫已不得自由  
若牛之維而馬之繫豈可也哉幸而今朝廷頗清明  
時無擅威作奸之人苟不幸而有擅威作奸之人而  
必使已之同豈小害也哉言未已客勃然色動曰子  
何言之戾也旣曰賀于家又曰可以爲國言家與國  
其有異乎金子曰子毋遽疑於吾之言也吾且語子  
夫危言覈論出於狷節而狷節之過常流於激持重  
周悉由於淳篤而淳篤之過常流於偷狷節固若不  
及於淳篤而偷亦反不如激之爲愈也則子之所謂



持重周悉者又安知其非真偷者也耶且士之爲持重周悉必不輕以忤於人矣必不急而趨於事矣必不蹈乎危而涉乎難矣苟不忤於人則必將人人之與悅不趨於事則必將無必爲之誠不蹈危不涉難則必將惟危之違而惟樂之就斯豈非可以賀於家者乎雖然國有奸孰忤而發之國有事孰趨而當之古固有危其身以爲忠者今危之必違孰盡其忠乎古固有輕富貴之與而以爲節者今樂之必就雖不義而猶爲執勵其節乎抑吾聞之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今士皆以危言戒而務乎遜

是邦也其亦已至於無道而莫可揀者耶此吾之所以欲爲國唁也客曰子何言之過也且子之言皆卿大夫之責而非責於士者也金子曰今之爲卿大夫卽昔之爲士也則今之爲士者庸詎非後之出而爲邦家之需者耶况吾國之所以優禮士以館乎太學者亦豈特使耗養賢之廩而已哉有大議使得以或是而或非焉有大事使得以或可而或否焉樹道而扶教善俗而敦化斯亦無非士之責則蓋有卿大夫之不敢當其責而獨責之於士者焉且子獨不見夫水乎水之始涌然出於山也灌白石漱丹厓洄洄激



激雖汙之而不涸及乎日流而去其源也日遠則沮  
如之所盪林莽之所翳渾渾汨汨雖欲澄之亦不可  
得焉今且有水其源已滄然濁則子果以爲其流之  
將復滌然清也耶雖有直者揉之久必曲而未有既  
曲而復直者矣雖有剛者燥之久必柔而未有既柔  
而復剛者矣雖有方者礪之久必圓而未有既圓而  
復方者矣今士旣若此其所以爲卿爲大夫者則可  
以知矣吾安得不爲國唁也客曰苟如子之言夫世  
之悖孝弟務敦謹淳篤之士果皆不足用耶苟謂危  
言覈論益乎人之國古語云東漢之亡黨人促之此

果何耶金子曰惡世苟有能行孝弟之實者何謂不  
足用耶雖然子果謂爲危言覈論乃不能孝且弟也  
耶若漢之華子魚五季之馮可道當時皆謂之有德  
史亦皆稱其事親孝斯豈非務敦謹淳篤躬行之士  
哉然歆役於操爲之弑天下之母歐陽脩言道視喪  
君亡國亦不以屑意斯皆吉乎家而凶乎國者也乃  
世之論者至誦黨人而亡東漢夫西京之亡也凡作  
符命美新爲莽元臣者卽素號爲宿師名儒而其時  
頌莽之德蓋至於四十九萬餘人斯豈亦黨人之罪  
哉嗟乎使莽操之時而有李范之徒則縱未必能延



漢將絕之祚而吾知其必不亡漢而獨存吾知其必  
不爲頌篡賊而弑天下之母矣則黨錮之士又何可  
易而誚哉當宋靖炎之際陳東以一布衣倡太學之  
士三抗章危言棘棘至于死不少變時亦必有所謂  
救謹淳篤之士能識時勢知前後竊笑東以爲狂且  
愚而彼皆已化爲糞壤臭腐而至今誦東之言猶莫  
不爲之樹髮輪膽繼之以咨嗟涕淚則宋之所以能  
不亡於當日者未必非士氣之弗墜天下尚有忠烈  
之倫有以賴之也及其後賈似道擅國遂以譎詐籠  
三學之士士風遽變又莫不自以爲務淳篤救謹之

行混混然而同質質乎其趨也遂至於頌似道如西  
京之頌莽而中國遂竟化爲夷狄則士之趣背而國  
家之興衰係焉可不懼哉本朝之立國仁厚大類宋  
其所以優賢作士亦同於宋而士之所自任以斯道  
又與宋無異數百年來士氣之乍盛乍衰蓋已累矣  
及乎輓近愈日以卑偷蕭蕭乎莫可更振而又有淳  
篤救謹之說行乎其間吾竊恐三學之風復見於今  
日也客曰苟如子之言是特世之愿且偷而非吾之  
所謂救謹淳篤也吾惡夫以救謹淳篤而同然謂之  
以愿且偷也金子曰子毋惑乎吾之言也吾聽子之



言未嘗不曰救謹淳篤而究子之所以言又未嘗不指其愿且偷者故吾於復子也不以言而以所以言子毋惑乎吾之言也子其惡夫以救謹淳篤而同然謂之以愿且偷者乎吾亦惡夫以愿且偷而同然謂之以救謹淳篤也夫古之真能救謹淳篤者以其必有確乎之節也以其必有難奪之志也今子之言救謹淳篤也則必曰以其節之未必確也以其志之未必果也古之真能救謹淳篤者以其言未嘗不危而論未嘗不覈也今子之言救謹淳篤也則必曰去而言之危而論之覈由是觀之古之所謂救謹淳篤者

若曾子之疆毅是也若劉安世之鐵漢是也是真救謹淳篤者也今之所謂救謹淳篤者若楊雄劉歆之通儒是也若華子魚馮可道之德行是也是真愿且偷者也其亦異矣將欲同之其不猶賤少委礫而明月之擬者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猶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夫士之爲危言覈論也雖未至於中道猶且爲狂狷之人苟慕乎鄉愿而務脂韋卷鬻雖能合汚而媚世終必不免於德之賊與其賊曷若爲狂且狷之猶愈乎客聞言瞿然惕鉗然嘿縮縮焉避席



而去

答趙聖登月行度數算法問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  
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  
會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  
與日會玉齋胡氏筭月行度數之法曰以九百四十

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忽六  
絲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  
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  
度之餘分也每月積至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九百  
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  
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蔡之  
註固已詳矣而胡說則又足爲蔡註之疏其言爲尤  
詳矣第所謂啓蒙要解及退溪李先生所著傳疑尹  
光溢筭法皆於筭得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四十



九分處先置二十九日以日法九百四十乘之得二萬七千二百六十納餘分四百九十九而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爲寄位此乃已知月行之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者之法也今之爲此算者但當算每日月行之不及日爲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而已又安能預知積得幾日幾分而可與日會也惟其不能預知其積得幾日幾分而可與日會故以算算之遂得其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焉若如要解及傳疑之法而已則此倒用法也以之算已算之物則可如欲算所

未算則又未知其將何以爲法也趙生聖登甫嘗從容過余語偶及此謂余曰吾所知者只是月行之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之七而已如欲知積幾日幾分而與日會則算之當如何余曰此當用衰分章通分納子之法先置月行之常不及日十二度以十九分通之得二百二十八納不滿度七分爲二百三十五以四分度法因之得九百四十則遂以九百四十爲法又置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以四分通之得一千四百六十納不滿度一分爲一千四百六十一又以十九分度法因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則遂以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以其法除其實則得與日會之日及日餘之分此其大略也聖登曰蔡傳只言其與日會而不及乎與天會之度分如欲知積幾日幾分而與天會則又將何以筭之余曰此則陳氏普之說詳矣其所以筭之者與筭日之法又何以異乎先置月行之常不及天十三度以十九分通之得二百四十七納不滿度七分爲二百五十四又以四分度法因之得一千一十六分遂以一千一十六分爲法又置天體三百六十五度以四分通之得一千四百六十納不滿度一分爲一千四百六十一又以十

九分度法因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則遂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以其法除其實則得全日二十七餘分三百二十七此爲積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矣聖登曰啓蒙之法先取全日分數以十九分之以今子之法乃取不及度數以十九通之其揆也相同而卒皆合者何也余曰啓蒙之筭筭得月行一日不及日常度之餘分也余所筭者筭得日與天之比月每日加行之數也所以筭者雖殊而其所筭則無不同矣抑又有一法焉天有四分度之一月有十九分度之七則以四乘



十九爲全度七十六分而又別以四乘餘分七爲二十八先取七十六以十二度乘之得九百一十二分納餘分二十八合爲九百四十此乃日比月加行之數也又取七十六以十三度乘之得九百八十八分納餘分二十八合爲一千一十六分此乃天比月加行之數也夫實有此數故縱算之而合橫算之而亦合猶實有此室故由東門而入者入此室由西門而入者亦入此室易曰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非此之謂歟

駁宋察訪亨久新曆誤置閏朔議議

宋亨久議曰曾以己亥閏三月之非辛丑閏七月之誤已陳於辛丑年疏而請改焉其意則以前閏與後閏其間必爲三十三箇月而今則爲二十八箇月之差何也一云其時回 啓不論二十八箇月之差故再次 啓下有曰三十三箇月二十八箇月與否何不議 啓耶云則回 啓內只以亨久雖解陰陽曆法則未必精通云且不論前後二十入箇月之有無而但以其年誤閏泛稱以二十八箇月者有之有若古有此例也以茲更不進一言矣其後聞有南京學士楊光震所論追改兩年



之閏若以二十八箇月爲是則何必改定已往之曆耶今二月之爲閏亦同此類茲敢越險千里來叫九重實出於年歲之莫定祭祀之失時也粗陳所懷則自禮曹令該監招會一處究覈其實而本監諸官皆以爲既已刊畢勢難改印又以清國所頒有難擅改云雖曰未通曆法豈不知此二件難便之勢乎而疏辭披閱字字生猜相對論難言言輒笑一齊於楚竟至矛盾不欲更發冷齒之談而蓋於先聖儒之餘論則或有所耳聞而目見矣至如許魯齋衡一時之名儒學究天人道貫屈伸

明足以察星象才足以諳曆法優鋪廣數倣古修曆日其名曰萬年曆豈慮其或改而有此云耶何乃纔數三百年後猝改於一朝乎抑未知其有優於許魯齋乎魯齋所學非特筭數亦多理會非徒理會亦遵古法古法則乃以三十三箇月爲優而或有一月之乍進乍退者進則爲三十二箇月退則爲三十四箇月其中三十四箇月者罕有之必也間二三五六閏後乃入今則自甲辰六月之暨丁未四月爲三十四箇月丁未四月之至庚戌二月連爲三十四箇月此前古所未有之例也且今



歲將置閏則自去年無立春而今歲再入立春者  
乃新舊年立春也間或有去年之一入者以其年  
立春早入於其年元月初故也今則去戊申無立  
春而已酉不入閏此非古例也且一歲逐月之入  
管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分布  
於一月輪環無雜各有次序而或有一時再入者  
矣今則自甲午以後月中節入者或有一子時而  
三入四入者又有一丑時而四入五入者此古未  
有之法也且凡節入之時必待六刻遞入爲後月  
節今則不滿六而亂入或徑入或退入或以一子

時而連入至於三數月而同入此亦曆家所無有  
也且每閏之流行未入閏之前月節爲癸則閏月  
之節當爲甲而今則退入於壬此萬古所未有之  
法也以此五大段差誤處爲必可行之法乎大槩  
前已亥辛丑兩年之閏爲是則今二月之閏爲是  
也兩年之閏爲非則今二月之閏亦非也此一言  
足以定之矣豈可舍大統正曆而取今差誤之法  
乎若然則正朝之 大祭 宗廟二月之大祭清  
明之節祀抑恐有失時之患矣如不得已則亦或  
無權宜裁定之一道乎此其槩略餘不盡 達而



算數則素不習熟病且不能盡記姑據古法敢陳所見

今觀宋察訪亭久所論新曆差誤五事則蓋以湯法節氣與舊法不同而為命課之業者失其平日百中曆暗誦預記之捷例故便以此為大段不合而實不知為新法者亦未嘗無其說也曾見時憲曆法或問中論節氣一欵則其言曰舊法只是平節氣非天上真節氣也太陽之行有盈有縮而盈縮又各不等太陽右旋雖日每度至夏至而極遲秋分以後秋分以前則日行不滿一度至夏至而極遲秋分以後春分以前則日行一度有餘至冬至而極疾一年舊法平分氣

策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以為歲周二十四分

之一授時曆法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

時刻分秒之數也分而為二十四分每十分得氣策

節氣間時刻是以平數定節氣不免違天矣由是節

氣之差或以時計或以日計至若春分則後天二日

秋分則先天二日夫二分孰不知為晝夜平之節氣

乃舊曆晝夜平已二日而後始為春分秋分已二日

而後始為晝夜平此何以說也又舊法平節氣限十

五日一見授時曆必於管後十五每月准有二節今

新法既依太陽躔度盈縮以定之則不但十五日一

新法既依太陽躔度盈縮以定之則不但十五日一



見亦有十六日一見者如夏至前後諸節是也亦有十四日一見者如冬至前後諸節是也凡此皆于舊曆則違于天行則合豈得舍天不從而從舊乎湯羅之說大槩如是而曆家例以無中氣之月爲閏月節氣之法既如是不同則置閏之從以不同者亦其勢也夫禮記中月令一篇乃是聖人敬授人時之遺法以兩至兩分既定四時而又爲寒暑雨露霜雪之名以見其所以漸成四時之序至於穀雨芒種等節專是爲民事而設也故後之爲曆者姑取前後冬至之間三百六十五有六日平分爲二十四節此不過折筭

甚均而已既未嘗上測乎日月之躔度則是節也非天之節也又未嘗下驗乎律管之葭灰則是節也非地之節也以幾何分爲幾何卽人人之所能筭而定之者也既是人人之所能筭而定之者則凡智出於衆才拔乎萃者因其舊矧而復加新意以其草創而益爲潤色亦何不可之有哉今者時憲之法一從太陽躔度筭其實行太陽在某室爲某月之節入某次爲某月之中自秋分以至春分太陽之行疾則入節隨而疾自春分以至秋分太陽之行遲則入節隨而遲其所推步考驗俱極有據諺曰後出者巧雖以性



理家見解之言後人亦有能發前賢之所未發者則  
至於曆家之論亦豈無後法之善於前法者乎洛下  
太初曆始用夏正則其法善於張蒼之顓頊曆名矣姜  
宓後秦時人三紀曆始以月蝕衝檢日宿度所在則其法  
善於劉歆之三統李梵之四分名曆矣何承天之元嘉  
祖冲之之大明始知冬至宿度古今不同歲歲微差  
其法又善於前曆矣一行之大衍始知以日之所盈  
縮月之所遲疾以爲朔日舒亟之度按一行雖知前  
小之非猶畏時人之說  
斥不敢用定朔之法其法又善於前曆矣邊岡之  
崇玄始知立標候晷以定二至而九服四隅各置距

差其法又善於前曆矣至於元朝之郭守敬折衷古  
今諸家以爲授時之曆其法之最稱度越前代者以  
其能不用積年日法革去人爲牽附之失而唯順天  
以求合又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朔而罷舊法平朔之  
陋而斥李淳風進朔之誤也夫湯法之以舊法平節  
氣爲非者此卽與守敬不用平朔之意無以異也以  
太陽躔度定爲真節氣者此卽與守敬以日月實合  
時刻定朔之意無以異也惜乎以守敬之明睿既能  
悟彼之不密而猶未及覺此之猶疎也宋察訪所論  
新曆差誤五事其第一以三十四箇月八閏爲非而



新法既以秋分以後春分以前太陽度疾入節亦疾之故無中氣之月始見於二月之翌月遂爲閏二月而爲閏月二十九日之外其餘日則自當積合於後閏而已是以古人已有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之說矣其第二以去戊申無立春爲非節氣之進退遲疾既有定法其或有立春或無立春元無不能成歲之事其第三逐月入節時刻分布之說卽授時曆法平<sub>均</sub>節氣之際十二時辰并入之謂而一戊二卯三申四丑既非順數又非逆局一錯一雜者此不

過折筭時偶成之事也其第四凡節入之時必待六而遞云者又卽平節氣法每節必十五日二時五刻而入新節假如今年正月初四日戊初一刻爲立春節過十五日二時五刻至二十日子正二刻爲雨水正月中此月又過十五日二時五刻至二月初六日卯初三刻爲驚蟄二月節矣今以立春驚蟄兩節之間只取戊卯兩字而計之曰必待六而遞欲以此爲大段執職以斥湯法誠可謂不知原委者之說也其第五未入閏之前月爲癸則閏月之節當爲甲而今則退入於壬云者此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舊法既



以十五日二時五刻平其節氣故兩節之間至於三十日五時二刻而今者新法則於太陽行疾之時或以十四日零入新節兩節之間僅爲二十九日其日子之退於壬亦無足恠矣且宋察訪所稱萬年曆之說極爲踈繆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議修正曆法王恂郭守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候於下張文兼張易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以能明曆理使之叅預其事十七年新曆告成賜名授時遂頒行天下先是西域札馬魯丁亦撰進萬年曆及詔衡恂守敬等改治新曆而萬年不復傳其載於元史曆志及守敬諸傳

者如此由此觀之其所謂萬年曆者非衡恂守敬之曆也乃西域不傳之曆也傳不過十數年則烏在其所謂萬年者耶昔洛下閎造太初曆自言後八百歲當差一度然禾百年而劉歆改之爲三統又未百年而李梵改之爲四分宋沈括亦嘗著說譏閎之大爲欺誕夫閎之八百旣已不驗於前札馬魯丁之萬年又復不驗於後而今又欲移此名以冒之守敬之法是無乃近於誣守敬而病守敬耶蓋嘗考之守敬之語授時之法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可以永久而無弊此言大法



雖精而亦必善於增減變通而後可以行之久遠也  
授時曆之行已三百有餘年矣比之前代之曆固已  
爲久矣固已不能無差矣自洪武太史監正元統棄  
去百年消長之法後之爲授時之曆者芒芒昧昧尤  
不曉其所以變通增減而直欲以此行之萬年則誠  
不知其何說也

爲俞進士夏謙代高陽士子通太學文

吾邑內畿也距國之西北十里皆吾邑之境而自昔  
名儒哲士之所棲息賢公卿大夫之所室藏桑梓之  
里松楸之宅爲鄉閭之所指點而興慕者蓋不可一

二數若以最焯然在人覩記者言之邑之南二十里  
地號山黃者秋江南先生孝溫窳窳之所也又稍西  
十里亭名思休者思齋金先生正國芒洞之遺墟也  
又稍東十里近江而宅者服齋奇先生遵之所嘗卜  
居也又迤而南五里以杏爲村者習靜閣先生純之  
所盤旋而終老者也秋江先生少嘗出入於佔畢金  
先生之門爲寒暄金文敬一蠹鄭文獻兩先生所畏  
敬之友則其清操篤行峻節高風固百世之所師而  
昭陵一疏實扶萬代之人紀思齋先生又是寒暄先  
生之門人慕齋金先生之介弟淵源之所漸講劇之



所造特爲已卯諸賢所推重當士林斬伐之餘居閑處休毅然獨以古學爲已任訓誨後進十九年如一日至於服齋先生早與靜庵趙先生遭遇中廟勵精之日俱以古昔先聖王之道引君爲治爲心而其忠孝大節至死不變習靜先生夙聞花潭徐文康主靜之說沉潛理道造詣彌高當仁順王大妃之喪首疏請行白帽三年之制蓋其復古禮之功實與宋孝宗朝朱夫子論服制事相類四先生之緒言遺行俱著在國乘及它諸家所錄旣已照爛千古則斯乃一國儒林之所共尊師而異仰非一邑一社之所

獨可以私焉者也然而關中人士悉學橫渠洛下兒童皆誦君實豈不以風聲之逖聽者固未若德義之近襲者耶况其衣冠之藏杖屨之所并在於數十里之間過之者起敬履之者興慨誠有不待乎人之誘勸而油然而感惕然慕而不能自已者焉則此今日吾邑人士之所以同辭合慮擬建四先生妥靈之所於服齋舊宅之基且以爲鄉中逢掖藏修之所而以秋巒鄭公之雲暴堂洪公履祥爲配食蓋秋巒卽思齋之高弟嘗著天命圖說退溪李先生爲之訂正慕堂亦習靜之門人嘗受宣廟特達之知號爲一代名



臣且有斥邪扶正之功於斯文而二公之墓又俱在  
於吾邑之境故也議既僉同今將經理工役事係斯  
文不可以不聞之於太學諸君執事謹此通告

悲池魚文 辛卯

南池之始成適有以生魚餉者其廣二寸餘其長減  
乎尺亦二寸其鱗之脫一網殆十脊之三狀頗憊余  
甚憐之遂收而養之于池始舍洋洋然有生意意其  
遂生而不至死粵三日竟死余乃甚悲而爲之文以  
諱曰嗟哉魚乎夫尾閭之壑鯢桓之淵其浩浩乎深  
不測者是汝之所宮鯖鱠鯊鱠鯪鯢其煦煦乎

相群時躍而時潛者是汝之所朋徒翠翳紫菰青綸  
縵組其猗那欻蕩蔓厓裊坡者是汝之所嬉息而今  
汝乃皆舍其所嘗樂者顧困於升斗之水鼓其浪曾  
不足以濡鱗與一二蛙黽蛆蚓蹠蹕於甕盎之內汝  
之死固宜也始汝之獲於人其充乎庖俎特畧刻之  
須耳其能延數日之喘者固亦汝之所爲幸而余乃  
反爲汝而悲蓋悲余欲見汝之生而卒莫救乎其死  
也噫余之悲豈特汝之死而已抑將有大於汝者方  
今之民失其所多矣矜矜然無樂生之心舉將顛連  
於溝壑之間卒亦困而死也是何異於汝之鈎且網



乎人見其鈎且網也方且爲之燔魚鬻炙以自快乎  
其慾又烏能資其勺波斗水而以相活乎人見其困  
而死也方且爲之嬉然樂而相慶又烏能知其可悲  
乎今汝猶有余爲之悲則不亦愈於彼乎汝之未死  
也雖病猶意其或不死而其竟死者蓋不幸而遭也  
人之於民也則必致之死而後已雖有幸尚可得而  
生乎彼以人猶如此汝爲物之最微其失所而死又  
奚足恠汝苟有知亦必有以自慰也顧余於汝尤有  
所戚戚於心者非余之爲物者重而爲人者輕也縱  
彼無辜余賤且無力焉固莫得而救之若於汝縱不

能轉之江海而猶可以活汝於深湖巨澤之間從鱗  
介匹儔上下以相樂也而竟厄之於沼渠爲德之不  
終也余以是悲汝尚亦有以知余之心乎噫

饋二古冢文

戊戌之歲仲秋之夕清風金錫冑使役夫德春龍業  
帶斧持鍤詣二古冢前蠲其楸穢薦酒與食以文而  
告曰循吾妻所藏之兆而上不百其武有二冢錯焉  
而纍纍疑其爲父祖若子孫之親而雖未必其然然  
必一家之黨者也詢之父老皆莫傳爲誰某者蓋已  
久矣今墮夷之餘猶可以識其墳然而突然疑其爲



公卿與侯伯之宅而雖未必其然然必嘗顯于世者也顧年代夏邈香火既絕歲時霜露糞潔無人而叢榛藟棘翳然匪隴狐兔從而穴之豈不悲夫豈不悲夫雖然吾嘗觀自古雖帝王之陵園及其祚絕運訖終莫能長享其禴祀而甚者燒挖之辱憐於堯牧則斯二冢之猶能突然而墳然猶使人而起敬者豈不愈於此哉而又奚悲乎昔吾祖父嘗卜居於此其所手而植者今已抱而棟則茲原之爲吾家有今亦已世矣斯二冢者固茲原之舊主而挈幾百載之土地舉而歸之於吾家不祆而不蓄可不謂王人之賢乎

哉今者旣葬吾妻於茲原將修歲時之祀而因念今人飲食於此苟有饑餓而過于門者猶必有惻然不安之心而况於主人之舊且賢乎哉則吾於斯二冢蓋不能無惕然之感焉今吾與二冢約每歲寒食而一祀以飯一盃酒一醃肉一串饗焉疏其時而略於品者爲可繼也翳焉必剔而毋使蔓穴焉必伐而毋使盤庶乎吾心安焉而斯二冢者亦可以無憾於我矣

渡迷西遷修治募緣文

癸亥

行步所由之謂路故人之自此之彼也則必有路苟



路而不治則日用營生趨避往來之事絕矣至於山  
崖水碓之險則名之曰遷遷猶路也爲遷於近京百  
里之內其最險者曰渡迷渡迷之淵十餘里雲吉黔  
丹兩山夾焉不水而陸者皆緣兩山之崖以爲路其  
路于雲吉者以官站貢途之所從歲調邑民以修治  
之通輿轎列牛馬卽一康莊也獨西遷狹隘傾仄高  
則繚巔如絙卑則沒淖如白又有絕壁數十仞直插  
江底者數處人之過此多憊身休甍扶服以從之朝  
而入者暮而出夕而入者昏而出以非官路州人未  
嘗一修治及至前夏復爲潦漲所嚙壞至有俯身盤

澗咳唾及焉而足不受半舄者行旅病之人有謂法  
釋之住興福寺者慧淨曰吾聞佛者喜救人之苦喜  
濟人之險今有設杠於渠治石於梁皆佛之徒爲之  
也渡迷之遷以險特聞人之望其治也久矣山崖犖  
确爾則豕之蔓榛蔽棘爾則廓之此誠釋家之功德  
也淨應曰諾遂楷錫擔囊循于里社求於庶衆以至  
于通都大邑將號呼而祝之曰有嘗路于渡迷者有  
錢與錢有綿與綿食有酒麴醬答器有鍤鑿鉄錘其  
各以食與器與我近則隣保遠則四方其嘗路於渡  
迷者其助我無怠人之聞之者亦皆莫不欣然舉手



爭相捨於無或吝焉則斯路之治也其將不日而見之矣噫山之墮壞也而猶不如世之墮壞山之險隘也而猶不如世之險隘居今之世如有爲世道之計者必將群起囂然出氣力而排之以自售其私而已然而爲斯路之役者則凡人之樂善好義有救苦濟險之心者又皆將隨其意量計其畜積捐財力以赴之由是觀之此豈不有愈於彼耶抑古人所謂人心之險險於太行孟門者豈不然耶噫凡百君子其莫曰愛莫助之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目錄

題贊

題史記拔萃

誠

座右誠

銘

長尺銘

新羅琴銘

趾齋銘

策

策本三



策題

擬執事問

擬殿問

錄

西行日錄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題贊

題史記拔萃

余年十三始受司馬遷史記伯夷平原四君范蔡荆  
 聶等傳於先王父文貞公僅僅口熟而止其後又從  
 內舅春沼申公受項羽淮陰魏其武安李將軍等篇  
 時春沼公偶見余少時所為郭將軍傳者與榮川洪  
 丈名柱世共極稱之手題其卷曰優優大哉其龍門之  
 遺乎因勸余益讀其所未讀者而余方從事舉業且  
 輒以病故撓奪旋讀旋廢終未能淹貫顧間取凌氏



評林全本遍閱至二三每欲求善書字者五六人博  
選精寫爲一大帙以爲昕夕可几玩覽紬繹之資而  
力又未之逮也近者適從玉堂藏書舊閣借得其史  
記亂帙而來蓋卽丙丁亂後募人收聚于官皆汚敗  
於街路皂櫪之餘者字或有鉅有細簡或有長有短  
篇或有複有缺試令兒輩整理而卷第之則其書複  
者三表複者四本紀世家複者各二而所缺則只四  
本紀二列傳而已余爲若以之爲全書也則固缺而  
不全也若以之爲選也則其可選者四未嘗缺而其  
缺者固不必選者也遂以此爲選可乎遂選於本紀

得三篇選於書又得三篇選於世家得五篇選於列  
傳得四十九篇合爲六十篇其所去就移易如進仲  
尼弟子於伯夷之下進孟子荀卿於仲尼弟子之下  
退吳淠與淮南衡山同卷退匈奴與南越西南夷與  
大宛同卷則又皆平日所嘗質議於春沼公及崇川  
丈者也遂名其書曰史記拔萃且倣遷自叙贊語爲  
拔萃六十篇贊云

虜六王郡六國築萬里振暴德剗詩書燔百家赭湘  
山銘瑯琊興阿房閣道連營酈邑錮三泉選秦始皇  
本紀第一



救趙于鹿執邯于洹虎爭龍變乃讌鴻門分封諸侯  
天下在掌既困垓下歌哀調壯選項羽本紀第二  
沛澤之龍豐澤之蛇王者受命符應匪夸起自亭長  
為帝為王王讌于沛風起雲揚選高祖本紀第三  
上泰山入東海求神仙騁迂恠嗟漢帝終不悔選封  
禪書第一

凡天下之水疏之則為利湮之則為害苟順其流百  
川沛沛從官負薪天子沉玉既歌瓠子禹迹以復選  
河渠書第二

禱祀誅伐四海罷弊裕國足用豈在貨幣烹桑一語

言利者可戒選平準書第三

入關中收圖書守關中供軍儲破羸滅楚功莫如選  
蕭相國世家第一

將則借信最功為盛相則代何良所歌詠順時休息  
蓋師蓋公之清靜選曹相國世家第二

始擊博浪天下震驚中歸漢幄制勝無形終追赤松  
尚矣風聲選留侯世家第三

雲夢之畫其偽矣乎平城之計其秘矣乎王呂之對  
其廢矣乎卒之為漢名相定禍亂安劉氏者其天下  
之大智矣乎選陳丞相世家第四



高祖之時固嬰噲之匹耳及誅諸呂其功第一父子  
秉兵先帝所屬漢亦少恩始榮終辱選絳侯世家第

五

吁嗟採薇怨耶非耶終求仁而願頷天道如何選伯

夷列傳第一

孔門弟子回參由賜賜之說齊特一辯士選竹尼弟

子列傳第二

子輿所言堯舜禹湯彼利吾仁卒困齊梁碣石有官

談天有衍善哉孫卿守道不變選孟子荀卿列傳第

三

世無鮑叔孰知夷吾因時制權乃伯之符幸彼越石

遇晏于塗嘉彼僕妾以勗其夫選管晏列傳第四

老子無爲清靜自正韓非知說奚隕厥命選老子韓

非列傳第五

無極讒楚宰嚭讒吳竭智盡誠乃喪其軀忠哉子胥

天下悲之白公自王烈士疑之選伍子胥列傳第六

解牛之技尚耻狗屠禦人之盜不事穿窬知王知帝

則鞅之誣嚴法刻威卒罹刑誅選商君列傳第七

六國不親秦則文之搏沙自解誰則膠之惜哉去趙

衡者嘲之選蘇秦傳第八



衡人夸強恃其舌也賁魏弄楚恣誑譎也軫之辨讒

亦辯之傑也選張儀列傳第九  
能狗盜偷狐白能雞鳴脫逋客獨無一士知兵策至

關不攻天下惜選孟嘗君列傳第十  
趙用馬服子一日而喪四十萬平原君得毛遂一言

第十一

而強於百萬士之得失固治亂之本選平原君列傳  
竊符救趙則用鼓刀之屠趣駕歸魏則聽賣醬之徒  
嬴亥以奇毛薛以正猗歟公子令名最盛選信陵君  
列傳第十二

以死脫君功高智絕歇之專楚終始考烈惑哉老昏  
卒就盜滅選春申君列傳第十三

脫死亡踣魏穰奮羈旅折范相始傾奪終退讓選范  
睢蔡澤列傳第十四

為燕舉齊伯功幾成居趙報燕信義愈明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嗚呼此語可知樂生選樂毅列傳第十五

廷辱秦君臣而為廉公引車以勇聞諸侯而肉袒於  
相如知剛知柔君子有譽括之覆也徒讀父書牧之

戕也邯鄲遂墟選廉頗藺相如列傳第十六  
梁客沮秦軍却平原慙其金齊國惡其爵是知烏鳶



猶啞喋於污渠而鴻鵠已翔於寥廓選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十七

寶其蕭艾謂幽蘭爲不芳騰駕罷牛寃騏驥使服箱  
叶嗟二子胡并罹此咎殃我誦文章流涕滂滂選屈  
原賈誼傳第十八

韓市之哭志烈於皮面秦宮之筑事奇於倚柱而諸  
也助之逆非曹豫之伍也選刺客列傳第十九

斯諫逐客其文甚麗卒亡六國佐嬴爲帝極而不返  
駕而不稅罪積禍烈亦才爲厲選李斯列傳第二十  
張陳之隙曲在耳乎貫趙之謀似義而非義乎一言

歸王唯養卒其智乎選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一

榮畔而掣羽則漢得以入彭城酈說以緩齊則信因  
而襲歷下成敗興廢孰云非天五百從死亦橫之賢

選田儋列傳第二十二

連百萬之衆戰勝攻取會京索而漢振集固陵而羽  
仆選淮陰列傳第二十三

持盾譙羽排闥諫主壯哉舞陽拾惠擁樹脫帝殼弩  
強哉滕嬰選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四

辯智無異也彼得以千金橐裝宴樂歌舞則高陽之  
狂獨以八尺之軀爲湯鼎具者又奚故耶選酈生陸



賈列傳第二十五

實關中建都邑尊朝廷定儀法以贊漢家之業選婁

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六

謂噲可斬斥其謾也明故主不叛志斷斷也壯哉

布義以爲幹也選季布欒布列傳第二十七

異哉盜乎殺錯媚盜安陵之刺殆天之爲錯報乎選

袁盎鼂錯列傳第二十八

治廷尉守法律過郎署論將帥藹然君臣之間何異

家人父子選張釋之馮唐列傳第二十九

嬰盼迭貴依倚日月感念杯酒卒蹈禍孽選魏其武

安侯列傳第三十

安國足智再論梁事推賢舉廉爲漢國噐選韓長孺

列傳第三十一

惜哉飛將數奇不封封或如蔡其人下中選李將軍

列傳第三十二

爲子夫弟而侯奴虜爲青子而侯襁褓侯去病侯賀

侯敖之屬矣彼宮妾旣已榮其族矣黷武窮兵漢亦

幾爲秦之續矣選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三十三

脫粟之弘巧取公卿列鼎之偃胡不食而乃烹乎選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三十四



羶乎青乎人所蟻慕炎乎蚡乎士皆熱附所不拜者獨有長孺選汲鄭列傳第三十五

國風變而為騷屈氏之騷其騷之聖者乎騷變而為賦長卿之賦其賦之聖者乎選司馬相如列傳第三十六

釁起爭道白首造叛太尉持重卒平禍亂選吳王濞列傳第三十七

尺布之謠明主所傷邪臣導亂父子再亡選淮南王衡山王列傳第三十八

當武皇之開漠南也出師則王韓衛霍奉使則郭吉

任敞威眩雷讐老上天聲震武節鬯選凶奴列傳第三十九

佗帝自娛黃鉞左纛至哉文德以化以服選南越列傳第四十

狗醬番禺邛竹大夏唐蒙首發司馬繼詔選西南夷列傳第四十一

博望歸大宛開河源窮天馬來選大宛列傳第四十二

齊魯之耆伏生申公允矣江都為漢儒宗選儒林列傳第四十三



湯禹縱僕擊斷暴酷為惡之報溫舒五族選酷吏列傳第四十四

閭里之雄朱家及解陋彼庸庸矜色為態人有急難式相傾背感念節俠其言激慨選游俠列傳第四十五

維齊之贅罷飲長夜彼楚之優亦善葬馬選滑稽列傳第四十六

早疵纖趨妨賢竊位聞季主之風者可以自愧選日者列傳第四十七

廊廟巖穴亦歸富厚天下穰穰皆為利誘好事末業

太史所醜選貨殖列傳第四十八

周南之託續其祖也蠶室之佯觸喜怒也發憤著書述遠古也協厥麟經繼左瞽也選太史公自叙第四十九

誠

座右誠

外物紛於前來則應之而已常靜也涵養操存執事與人而毋不敬也必可言而言與不得不言而言而毋支毋蕩毋誕毋詖而辭必定也苟不靜則競若百戲之具敵若萬馬之交騁宅宅藉藉胡能靖苟不敬



慾熾而私盛匪慢之畏匪傲之病此心昏昏如雲掩  
月而塵蔽鏡苟不定則不整支與蕤儻隸之爲誕與  
詆倡優之行汝觀自古孰不以言語而身缺名家敗  
事國害政非謂此三者足以盡自修之方而餘無所  
事於警苟能先修乎此三者而益勉其他所以入乎  
君子之境而庶幾不負乎古賢聖

銘

長尺銘

其質木其色白其長中尺其厚則寸之半半亦不至  
於薄其取夫堅樸惡夫澤循乎禮式而慕惇俗者耶

新羅琴銘

琴故竒士許國所藏也東溟鄭君斗卿作長  
歌叙其事甚竒今歸叔父清風小室家屬余  
銘之

千年梵宮萬年枯桐昔爲殿上棟今爲膝上弄吾聞  
豐城之獄劍氣燭柯亭之椽笛聲傳吾將與爾二者  
叅今其孰不曰天下之寶三

趾齋銘

甲子春

趾者止也吾以名舍百體之中惟足最下謙謙自牧  
雖卑亦可貴息歎踵毋蹈其跋惟悔惟吝其動可怕



非禮非義一跌難救丘園靜閭花竹秀治生平履屐  
樂在行野趾之時義蓋亦遠且考于六書爲字亦雅  
止足之訓尤所取者息翁作詩銘以自誌

策

策本一

夫天下國家治而亂弱而強治亂強弱之相嬗如晝  
之有夜如寒之有熱此必然之理也然其弱且亂有  
因乎偷者有由乎悴者偷與悴同形而異勢其所以  
理之者亦各有其術夫所謂術者何也是將使偷者  
復勵而悴者復蘇也是以積偷之國不可以文理積

悴之國不可以武治偷而文理則其偷也益偷悴而  
武治則其悴也益悴必有崩弛蕩析之患必有殄殘  
糜滅之害斯固擇術之失其當而非所以致治強之  
效也夫醫之於疾其所以治之者亦非一道察其症  
之緩急而擇術而施焉故治人之癰疽必決之剔之  
洗濯之後可以療非恒餌常劑之所能已也然人人  
而施此亦未有不殺人者也今且有人其容枯其色  
蕭中虛而外疲恍然而如有亡惴然而如不保朝夕  
是必補之以參苓調之以和緩之劑引之以時月而  
漸治之庶乎其有瘳若一投以瞑眩其死可立而須



也醫人猶不可以不慎而况人主之醫於國其可不擇其術而施之哉惟我國家自壬辰以來非東被島夷之禍則必西受山戎之辱至今六十年間八路猶爲灰燼兆民尚在塗炭國之不亡而僅存者猶一線耳可謂至不振也而當世之人莫不以偷爲憂臣獨以爲此悴也非偷也夫今之東邊之民慄慄乎唯倭之是懼日夜東向而伺如有風帆出沒於雲海杳靄之間罔然而逝則已以爲彼將殺我戮我扶攜奔避之不暇西邊之民慄慄乎唯虜之是懼日夜西向而伺如有沿鴨綠越龍塞介馬橫馳有劍槩之聲則已

以爲彼將係纒我焚劫我亦扶攜奔避之不暇此非他積弱之所使然也而居於中土者其去於亂也米久亦皆震恐而不能自保聞鼓鐸之響則怛然而驚心見旃旄之色則慘然而變容又莫不苦於凶歲迫於重斂而有朝夕死亡之憂此可謂之悴而非所謂偷者也臣恐不有崩弛蕩析之患則有殄殘糜滅之害是猶人之中虛而外疲不可以瞑眩治之也明矣且偷極而頑頑極而亂禍在內而不在外則其治之以嚴法峻威固亦宜也今者封境晏然國尊民服而然猶皇皇警懼常有竊發不測之慮爲人上者不思



其所以安之而又復擾之何哉譬如富室之翁欲防  
剽竊之賊而不先敷其信惠以固結僮僕庄客使之  
親長上竭心膂而徒恃械器之盛復從而侵虐其下  
舉懷慄然悚懼之志及見賊之小小者率皆譁然棄  
杖而走而况敢望禦其大者乎方今 聖上赫然奮  
其剛斷之志柄用一二大臣懃懇圖治思所以自強  
則未嘗不以外侮爲慮給五保設營將而上卒不爲  
不鍊矣制砲煮硝鍛甲膠弓而器械不爲不精矣卽  
山之險以爲城臨海之防以爲鎮而關隘不爲不固  
矣然而諸路之民蓋亦罷苦於奔命惻然之旨未下

於 九重之上而嗷嗷之聲已遍於嶺海千里之外  
若此無已則臣恐吾王之僮僕庄客未見盜賊而先  
有棄杖之患也今之議者皆曰有爲則民日益苦不  
爲則國日益弱與其弱而待亡不若爲之而庶幾有  
不亡之幸噫是知國弱之爲患而不知民之怨苦亦  
未有不亡者也且治天下 國家者亦豈可拱手而無  
所爲必也爲之而使良不苦臣愚之所謂擇其術者  
蓋在於此夫國家大器也有器不用而置諸牖下久  
則拉然而朽有一人焉見器之不用而速朽於是乎  
日夜運動之或東觸之而缺或西擊之而虧器亦鑠



然日以銷矣是二者皆未得用器之術者也當措則措當運則運時濯而時澆使之日親於人而盡其用則烏有速朽銷鑠之患哉是故使國家免於速朽銷鑠之患而以去亂弱而復治強使民免於水火之苦而以自安其心莫若先施以因術簡其政令而勿瑣瑣而虐也公其賞罰而勿撓撓而偏也省其征賦而寧下之蓄積毋斂之厚也節其用度而寧上之非約毋費之浮也苟人主發其至誠惻怛之心而力行而爲之倡以施此四者則民未有不安而國未有不治者也不待士卒之鍊器械之精關隘之固而國家之

威弁然被於毳漠蠻海之外非特自保而已雖東取倭西取胡亦何不可哉

策本二

國家之失其治蓋尸六十餘年矣而當今上有聖君賢輔日夜勵精殫慮切切然而圖其治下之民亦日夜奮首佇足喁喁然以望其治則其轉衰而爲盛易危而復安蓋又莫如此時之宜且易也今臣竊觀京城之內崇棟峩閣雕宇文墻曼延而相接非復若昔日之蔓荆棘榛寒廬窮閭也下女飾帔以繡賤夫塗金爲笠珠頂玉腰悉遍於閭井之兒非復若昔日之



凍饑冷骨藍縷裋褐也乘軒引輿整服委紳威儀文章日以復舊非復若昔日之收拾灰燼戎衣草草也昨令今行朝禁暮止綱紀號今日以更振非復若昔日之玩愒時月百僚憤憤也山防海鎮羅絡綦布虎士螭隊星錯雲屯非復若昔日之荒城廢戍弱卒羸師也江都南漢紫燕安興笠巖赤裳一切雄障巨隘米穀千萬充牣其中長鍛利鏃斡羽砲藥之屬內外無不峙具非復若昔日之糧餉匱缺器械鈍乏也今之議者皆曰良庶既已富矣朝廷既已尊矣關隘既已固矣莫不彌然有太平之志雖古昔至治之世宜

若無以愈乎此矣然而有識之士又莫不深懼隱憂皇皇然有亂亡不測之慮止其故何哉蓋嘗試論之是徒知憂隣敵於數千里疆域之外而不知我民之可憂已在乎數百里郊圻之內是徒知嚴法督威可以取辦於時日而不知我民之怨怒亦隨以時加而日滋是徒知侈觀麗節可以夸耀乎富樂而不知有甚樂之人則必有甚苦者有甚富之人則必有甚貧者也夫蚩蚩無知之氓苟有疾痛之苦必皆忘其自致而至於詬天而詈神而况於為良上者剥其膚血推其髓骨而能不為之怨且憤哉既怨且憤而上猶



不思所以撫綏之則是猶見溺於水者而添之波見  
熱於火者而益之薪此其爲禍未可以知其所終也  
惟我國家地方褊少東南迫於海西北連鞞鞞而絕  
長補短董董不過五千里耳分以爲路者八折慶尚  
之半以供倭折成鏡之半以供野人捐平安黃海以  
供清畿甸左右王都江原地瘠而民貧國家之所爲  
恃獨兩湖不滿千里之地田租之運地產之供軍國  
之需百司之奉咸於是乎資焉一夫之耕不過數頃  
而納其稅者常十倍於所耕一女之織不過數匹而  
輸其庸者常十倍於所織有司之徵督日下於郡縣

守宰之刻虐日及於村閭雖朝廷時有寬撫之令而  
斯亦文具而已始或蠲其一二後必增以三四始或  
減其三四後必倍以七八則何以異於謂人曰吾將  
療汝之饑而奪其口中之食吾將救汝之死而剗其  
腹腎之肉哉臣嘗聞兩湖士夫之論凡今民之賦繁  
而役重者皆由於貢案之不得其均昔 宣祖朝元  
正臣李珣以爲燕山暴民之政莫甚於勒配貢案今  
若一守其轍而莫之改爲則終必有魚爛之禍未十  
年而壬辰之亂果作及寇賊旣退邦國粗安癸卯甲  
辰之間始復取賦於民遂因民戶之有無地產之盛



衰而定其貢至今遵用又五十年矣時移歲久國家  
之費用日以浸廣徵歛又從而倍蓰昔在癸甲之時  
其民未蘇息而其所貢比他邑而少則今也不問其  
已蘇而取之猶少昔在癸甲之時其民頗先有生理  
而其所貢比他邑而多則今也不問其已救而取之  
猶多昔之產於東而今或產於西則不問其西也猶  
貢之於東昔之出於南而今或出於北則不問其北  
也猶貢之於南其貢之少者應之猶必殫其耕織而  
况於其多者乎其產於其土者求之猶必竭其才力  
而况於非其產者乎臣又嘗聞利城有梨園歲以梨

供今者以其遠輸味爽且其體小也利人必賣布  
以納一梨之直幾至布三四匹蓋京署官吏刀蹙之  
使然也舉一物而百物可知舉一邑而百邑可知此  
特最小小者尚乃如此今國家之失其民亦何待識  
者而後乃可為憂乎譬如富室之子孫徒聞其祖先  
之時嘗以安養豐盈之際出其贏餘以招賓客娛聲  
妓脩亭臺樓榭或縱意於狗馬弋獵之樂而亦無所  
乏心欣慕之不知其家業久已頽隳旁落而無足以  
比於人且其室家僕隸之屬見其主之疲弱如是已  
皆有慢忽懈怠之心而猶不為撫循優恤唯日事乎



誅虐則其有不咨嗟怨嗟渙然而四散者乎臣嘗觀  
吳越語吳之所以既勝而復敗越之所以始傾而終  
霸者可知也夫勾踐特蠻裔之一君長固無足與論  
於古哲王之道然其自吳歸也能致其父兄昆弟而  
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  
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  
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  
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  
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與之母生二人與之餼  
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十年不收於國民居

有三年之食此其術無他保其民而已嗟乎誠使其  
民皆有至誠愛上之心若孝子之於慈父不忍見敵  
人之有所加於其上不忍見其上之有所受於敵人  
則是豈特吳之不敵雖合秦楚齊趙之強其亦於越  
何哉而吳之所汲汲於當日者唯在於取越之瑰材  
文木以作臺館納越之美女珍寶以娛心目而民之  
視之不啻若仇敵何二者行事相反之若是而其爲  
效又一何其遼哉爲吾國之計蓋亦無外乎先保其  
民勿取無名之賦以罄其產勿興不急之役以疲其  
力勿行非仁之政以毒其心卽釐貢案之不得其均



者以薄其歛而輕其稅則亦庶乎其可也頃者湖西  
新行大同之制常稅之外只收十斗之米以辦百役  
一輸之後終歲安於吠畝此猶琴瑟不良縱不得卒  
易其材且遂移枉更絃而上下之以漸至於文武相  
和官商得調此救時之美政也然異議者皆嫌其不  
出於已而尚囂然未已今縱欲均釐貢案又安知不  
復有前日之害哉嗚呼雖有良法非斷不行雖能善  
斷非明罔辨是故人主之求其治者必以明斷爲本

策本二

臣聞事有若至爲輕而所係至爲重者士之氣是也

農吾知其耕焉而重工吾知其用焉而重商吾知其  
貨焉而重此皆有國者之所爲資也今之爲士非能  
乃稼勤穡以事南畝以賦於國非能出技巧利器用  
以供於國非能殖貨寶通有無以富於國三者無一  
業而居四民之首爲國家之所重豈非以所抱者剛  
正確大之氣歟根於心歛於身發而推之扶輿焉磅  
礪焉塞之乎天地之間而未嘗餒爲人主者其可不  
思所以作是氣乎且士之有是氣人或知其重於身  
而不知其重於國夫麒麟騶虞之爲物任之不若牛  
駕之不若馬皮毛齒角之具不若虎豹犀象而能爲



國家之瑞者以其德而不以才豈以乏驅策服飾之用而重之將不若虎豹犀象牛與馬之賤乎今士何以異是是以不患士之無其氣而患上之不作不患上之不作患有竹之名而無作之之實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故惕然自修力行而為天下之士之倡以作其氣登俊擢良以布之朝廷而天下之士猶恐其身之不得為君子退佞黜邪屏之四裔而天下之士猶恐其身之或陷於不肖尊賢聖之祀表忠節之間以為矜式而天下之士亦莫不聳然而興勵勃然而奮其氣作士之實固已著於天下而於是乎養之以

學校導之以禮樂使之充其固有之氣無使餒焉而已矣及至後世其氣消闕為人上者亦莫知所以作之道不能自修力行以率天下之士徒欲縻之以學校禮樂之名甚者或刀鋸以待士威罰以資士士之氣卒無由而自伸也今夫人之治樹必固其植厚其培鋤其蓄穢日浸而日漑故生意卉然達於條枝之間燁然而為花蔚然而為葉苟其不培不鋤無浸漑之利則雖裒之以組綵綴之以琳琅欲求花實之真豈不戾哉由此觀之名實之不可不擇也夫三代作士之規莫詳於周臣嘗讀其遺制而竊自惟



度此固名也其實則不在此當武王之初克商誅飛廉極惡來列闕天周召於朝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作士之制未立而天下之士蓋亦不待乎名而氣已倍矣斯固培鋤浸漑之效也若使其時飛廉不誅惡來不極闕天周召不列於朝比干之墓不封商容之間不式則臣固知揖讓之節禮樂之文雖日新於庠序之間而士之氣唯日駸然而衰矣不然何或康之後文武之制未嘗或廢而作士之效已莫及於當時乎方今士氣之不作可謂極矣國旣不知其所以重而士亦莫知其自爲重蕭索萎蕪浪莽莽見義

而不爲當仁而輒讓以巽懦爲至業以直諒爲悖德不獨士之氣可惜亦朝廷之所宜憂者也今 聖上赫然圖治首以士爲念特新四學之規以督責學官又將設延英院於太學之傍以招四方之學者其所以作士之制上軼乎姬周顧不偉歟雖然行之已有年矣士之氣不加作焉有識莫不竊嘆以爲憂或者有言曰上所以作之如此而下不效者此士之過也臣獨以爲非惟士之過上亦不盡乎其道焉耳治者不善鎔而責金之不範之豈特金之罪哉苟不盡其道範金之猶難而况於範士哉今之所未盡譬於治



樹不在剪綴金繡而在於培鋤浸漑之利夫所以培  
鋤浸漑之者是在於 聖上之自修而為之本進賢  
能退愚不肖使清明純粹之氣常伸於 朝廷之上  
無有邪孽或干其間作士之實固在於此矣又使禮  
官舉縉儀備享典進文成公之祀於太學以興起儒  
林而為之表國中之服儒服冠儒冠者將莫不歆仰  
聖主好士之德及於異時之賢而況當於 聖明之  
世孰不為感發而自勵哉是可見人人奮其剛正確  
大之氣扶輿焉磅礴焉以為國家元氣之助其學校  
之制禮樂之節特所以文之者耳

### 策題

#### 擬執事問

問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格物致知又是大學最初  
用功處而其只曰致知在格物不曰先格其物者何  
歟其只說格物不說窮理者又何歟經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知固在於誠之之先而程子曰格物窮理  
但立誠意而格之然則誠意反在於格之之先歟經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固在於格之之後而朱子曰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然則格物反在於知之之後  
歟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朱子曰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紫陽之訓其有異於兩程而務學爲尤博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王氏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陽明之論其果同乎程氏而自治爲尤切歟韓子著原道言誠正而不及於格致抑有所見而然歟易書論孟中庸亦必有格致之旨皆可明揭而歷言之歟王魯齋以爲格致章未嘗亡還經文自知止而后至則近道矣于聽訟之上此果可謂能盡復曾氏之舊而發前賢之所未發者歟宗江西之學者復剗致良知之說證之以孟子此果可謂

能明大學之本指而雖戾於程朱之教終亦無害於同學孔孟歟如欲使學者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事事物物皆有以窮其義理精微之所極務爲真知毋惑異端且絕外驚之患以致意誠之效則將奚爲而可歟此正諸生所日用力之地必有所講究於平昔者願聞貫徹之論

問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然而稽之於古頗有不然者矣堯禪舜受寔天下之正道放桀誅紂可謂不師古矣而不害於湯武之德夏時殷輅宜萬世之常行飾玉建丑可謂不師古矣而無損於商



周之化宣王好俗樂而孟子以爲齊國庶幾文帝除肉刑而班史稱其漢治爲盛抑獨何歟古之禮莫殷於明堂首建於王莽武曩而無救漸臺長樂之禍古之政莫重於封建始行於漢高晉武而旋致七國五王之亂何法古之無益而反有其害歟李衛公稱古車戰之制而房琯用之卒敗於陳濤是猶可諉於不善用張橫渠言期以數年可復古井地之法而朱子以爲平世則難行二賢之論不同亦將何取而何舍歟惟我國家自列聖以來以古先王之心行古先王之道凡禮樂刑政理兵理民之屬莫不酌古準今

因時制宜廩廩庶幾古先王之治而今之議者乃以國朝五禮儀比之古禮猶有異同欲一一以復乎古至於之樂也之刑也之政也之理兵也之理民也舉將釐而改之使粹然一出於古而或者以爲我國所用寔遵大明天子之事不可輕議時王之制不可遽變人情疑惑忸忸不安豈後世俗汚習陋厭薄古道而然歟抑亦古今異宜果終不可行歟子諸生皆通古今達事理必有講磨乎此者如欲斟酌折衷毋徒泥古以令可行於今其道何由

問自古讒毀之害人國家多矣莫不巧中於隱伏之



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良亦可悲  
帝舜有朕聖之訓叔孫有自絕之責唐虞至治仲尼  
大聖猶有此患何歟至於子胥之功不免鴟夷之浮  
或以爲君寵之不篤而楚姬之恩愛方隆又何以見  
劓鼻之禍歟鼂令之智竟被東市之誅或以爲深刻  
之賈禍而屈原之廉潔無私又何以有汨羅之沉歟  
申生待烹之殃或值人倫之變而伯奇非不遇慈父  
乃有伯勞之傷鄒陽梁獄之寃或值主德之昏而賈  
生非不遇明主乃有長沙之屈抑又何歟凡茲數者  
固莫非讒者之效而是豈白聽讒者有信讒之失而

然歟抑亦被讒者有致護之端而然歟抑別有所由  
而然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然則士之行于世也人必讒毀之而後已歟如欲使  
讒說不行人無見讒之禍亦無用讒之失其道何由

戊午增廣會試題

問夫中華者中土文明之謂也有國於萬國之東亦  
稱以小中華者何歟以觀乎乾文則其星之與燕同  
分者果何宿歟以論乎疆界則其地之爲漢所並者  
凡幾郡歟以言乎神聖之化則與堯同時享祚千年  
其爲世也亦可以擬唐虞之熙皞歟以言乎仁賢之



治則並周建國設教八條其為政也亦足以侔姬公  
之禮樂歟矣漢初定而衛氏已都王儉當塗將興而  
公孫遂據遼東當三韓一統之日而五季之僭亂適  
熄際大明中天之運而昭代之文物隨燠則以小邦  
之氣數而輒與中國相符者何歟燕代近朔而豆滿  
亦隣靺鞨閩浙通蠻而萊州且接馬島西有重江複  
嶺之阻卽一巴漢之輿區南稱羹魚飯稻之饒足比  
吳會之繁富則以偏壤之地形而乃與中國無異者  
何歟男子尚信義旣徵於涵虛之遺論婦人不淫辟  
更著於孟堅之舊史則民俗之懿其或有善於中國

者歟唐宗鞭撻四夷而終不能過安市之險家人蹂  
躪諸夏而終不能拔龜州之守則武略之雄其亦有  
優於中國者歟衣鉢當傳於海外者蓋出於圭齋之  
贈語經說暗契乎儒先者實指雲峰之箋解則文學  
之美其亦無多讓於中國者歟隻字藏去而人或疑  
其為右軍之真蹟圖讖流布而世或謂其得一行之  
秘訣則藝術之能其亦與中國相角埒而無不及者  
歟大抵吾東之於中華流幹之與同融結之相似其  
乘乎此氣產乎此土蔚然輩出為世之需者宜若無  
前後古今之殊而獨奈何比者習俗漸偷禮讓漸壞



文教日以益殊武力日以不競而以至於握管濡毫之士星曆方技之徒亦皆莫知其爲程籀之爲何法甘石之爲何術寥寥乎無所聞者久矣是豈在上者之所以轉移作興有不能盡其道而然歟抑其世道民物每與中國一同其升降盛衰而人不得有所主張於其間而然歟如欲使舊俗一復古道自明文學以興兵威以振而雖一藝一能之微亦莫不各臻乎其妙以追前代之隆治以不負乎比方中華之實則其道何由

擬殿問

王若曰宋儒真德秀所輯心經具載古聖賢講明心學之大法篁墩程氏又附之以程朱諸大儒之格言其爲書尤備矣篇首程復心心學之圖附註王魯齋人心道心之圖皆能有以剖發昭晰有指掌之妙歟危微十六言之外湯誥降衷之語始及性字說命唯敷之論首提學字此獨不爲收載者何歟魯頌思無邪之詩與乾之閑邪存誠相似戴禮毋不敬之訓與坤之敬以直內無異其所以一取一舍者抑又何歟大抵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之一心而修之於身則爲天德措之於國則爲王道姚姁以降殷周以後



時君世主之能留心於心學修此德而行此道者果  
幾人歟有宋諸君既以程朱若真氏者爲之臣而凡  
其要言至論宜日至於左右未聞其能修此德而行  
此道者何歟予以寡時忝承寶位夙夜警戒無敢少  
忽其於修治此心懋學進德之方蓋嘗日用力焉至  
於真氏一書尤所尊信服膺講說亦且有年而第以  
疾恙彌久憂虞多端作輟靡常檢放不齊其所自愧  
於予心者多矣惟怒爲難制而每垂懲忿之道有過  
宜速改而尚有祗悔之歎則其不能克治於內者如  
此上帝臨予寔予之所以事天而天未有時若之休

如承大祭寔予之所以使良而良未蒙懷保之澤則  
其所效應之者見於外者又如此繹孔聖復禮之答  
則視聽言動即予之所嘗謹而習氣之怠肆猶未能  
祛也誦孟氏寡慾之訓則聲色貨利即予之所嘗戒  
而時俗之侈曼猶未能變也是予之所以涵養本原  
講磨遺書者兩皆不得其道而然歟抑別有至道要  
訓而予未之克知而然歟何以則使存於內者既盡  
其正而發於外者咸得其當以之體立用宏而底希  
聖希天之極功歟予諸生其必有讀此書從事此學  
淹貫乎先聖先儒之言者其各悉陳無隱



錄

西行日錄

乙巳十月晦日夕聞義州馳啓清使二人以是月十二日起馬將以來初七八渡江云昏後館吏踵門急扣告以政院差余爲問禮官且令以明朝辭陞遂達夜治行具待曉詣闕遠接使朴四宰長遠義州迎慰使洪判決處大俱來辭時家大人與迎慰之伯兄叅議公俱以賀至北赴而拜表未及一旬尚留關西朝廷之遣吾二人者蓋意其將於便道歷渴不暇以驅馳爲吉故也暫入玉堂與彞仲伯涵擇之少叙食

後出京營日西門館吏奪廷俊始持名帖儀註而來遂發到昌陵橋畔遇叔父行次歸自山下馬陪話日没始抵碧蹄太守沈穩迎見俄而僉使迎慰繼之一郡擾攘余度其艱食只令進酒酒和椒灰味甚苦惡秉炬踰惠陰二更遠坡平三更渡臨津達梧木仍向松京湍吏素頰掌炬者未十里并逸去黑夜彷徨計無所出遂令從者刈蒿作炬敲火而燃之董到沙川霰雪又集擁叢入府見留守權大運天明向金川入青石雪下轉甚馬力倦蹄滑屢踣屢起過廻瀾想皇華之遺躅涉猪灘悲李帥之覆軍爲之悵然夕



達東陽府使許珽迎見言山城有外鼻祖壯節公鐵像云日且昏遂飭吏馱炬二更達慈秀氣困殆不能興少頃又強起著馬鞍而行時雪乍作乍止炬火明滅從人或言嘗遇虎者聽之諸人皆髮豎到瑞興雞已再鳴計是夜所歷不過二由旬而殆若數百里之遠矣少設寢具就睡天明又行換騎於劍水朝食於鳳山之待鳳軒午踰洞仙未刻達黃州城下州人無一人出迎者吏甚惡兵使病不省事而通判新易未到矣離黃州行十餘里日已昏黑到駒峴醫官金益精以家大人命自平壤來迎遂偕入中和倦甚少

睡雞鳴乃發抵大同東岸臨江吹角良久城中人始覺之具彩舫以迎江水自昨始冰鑿之以行五更入大同館謁家大人天曉副使洪公處厚書狀李慶果碩之庶尹鄭載厚俱來見辰時僎使迎慰俱退至叙話僎使言昔在丙寅尹公暄爲方伯余年十五來就甥館得見此地全盛之時舞女歌姬被服織羅者幾百有餘人管絃歌鐘日夜不輟且通糧島之貨珍寶委積巷肆街廛宛若蘇杭都人士女轂塢肩摩余嘗偶出城外歸路在人海中不得兩辟其盛如此及至明年有丁卯之亂物盛而衰亦其理也相與爲之歎



慨余勸僨使迎慰先行而少留陪家大人登練光亭  
副使書狀庶尹亦來設小酌雪後長江一望浩然十  
里松栝夾道蔭映而畫船樓舫縱橫於冰渡不待遠  
覽長眺而眼前風物已應接不暇矣日曛馳出七星  
門到順安僨使未發迎慰醉睡無醒意夜深過冷井  
撥幕永柔李復初具酒饌以待而余適持蔬午酒且  
上湧腹中澆澆作痛不能啜一杯到肅川府使洪有  
量族人也待之甚款曉始與僨使迎慰借行日出達  
安州通判李觀徵兵使李技馨俱來見通判于李博  
士沃文若適來觀在此都事黃道宏宏遠亦自江邊

踏災講士而歸相聚爲少飲聞僨使以清川已冰而  
不報杖州吏仍俱出東門就上流水堅處以雪馬行  
迂馳幾二十許里夕濟大定日暖如春纔到北岸顧  
視江水已陷數丈矣奚奴昏睡後至不及渡到嘉山  
仍向納清夜已將丙而僨使必欲達定州駐轎溪橋  
促藁秣復行余以失奴迎慰則以失寢具俱就納清  
傍舍而休焉少頃奴至聞迎慰寢具亦已前向定州  
雞再鳴與迎慰後先發夜雪被逕人馬俱顛滑到新  
安欲復就睡而天已向曙矣譯輩皆言龍灣去此不  
過二百里馳一晝夜可至今行到此而彼尚無聲可



無慮矣。僊使姑遲發。至巳刻。向雲興。余有詩。僊使和之。僊使語余曰。自到西天。處處見佛菩薩。羅漢蓋指衆妓之列。坐而言也。夕宿於林畔。府使李經漢迎見。是夜灣尹連報客行。已到鳳城。遂乘曉促駕。歷車輦。良策到所。串猶有餘晷。入龍灣。則夜幾二鼓。鴨綠只一衣帶水。冰且成。陸已數日矣。遙望彼岸。蘆葦際天。獵火四起。達夜如晝。令人慄慄有出塞之愁。府尹鄭鑰來見。魚川李台瑞。大同柳松齊亦來見。翌朝往見方伯李公正英。於迎慰寓舍。又借至僊使所。鼎話至巳。因細及江邊諸民饑困狀。不覺慘然。午聞彼行。

已到中江。遂出江邊迎之。由時兩勅入義順館。從胡二十二人。驅清馬四百五十匹。橐駝十一頭。而至聞北京新冊皇后。且尊崇太皇太后。皇太后以是頒詔。天下有賞賚而無赦。云少頃與僊使方伯迎慰。以下同行。見官禮呈迎。勅下馬。見官儀註三度。而退。余事既竣。而仍計家大人行次。將以初十日抵定州。留一日。以治行具。余行必須進。及於留駐之所。可以從容侍側。而今日巳是初八。遂封啓付遞。仍與僊使諸人作別。日黑離灣。上少憇。所串二更到良策。得家大人下書及京信。錫衍妻以初三因產化去。云曉發。歷車輦。



林畔雲與夜入定州余更欲前進而未決譯官吳廷  
顯適自行中先至傳家大人下教嘉定邑殘非三行  
久駐之所須留此以待云翌日本州迎慰宋公時詰  
至寓於官妓笑仙家十一日朝家大人行次至館于  
城西武學堂十二日勅行入州方伯儉使俱就家大  
人寓所相叙家大人命出行中酒肴進四五杯唯方  
伯力辭僅一舉杯少啜曰美味猶在也蓋李公素以  
善酌聞及來此有戒不飲故也儉使曰近日搢紳風  
習殊異於前以咸卿巨戶而斷飲養病以禮卿宿嗜  
而閉門啜粥吾嘗謂此皆非吉祥善事實近於衰颯

今也吾乃執盞不輟而公猶爲清客亦豈非世變耶  
李公猶不飲儉使賦送行一絕家大人和之入夜乃  
罷十三日曉余辭家大人南歸歷納清嘉山與永柔  
相見到安州迎慰權尚矩留州已五日宋迎慰亦踵  
至日昏復前向蕭川將行李博士文若又來見余問  
文若登百祥有詩乎文若辭以未能仍論及古今題  
詠以未見奇句爲恨余曰凡人尋常景物率爾下筆  
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高樓傑觀瓌異之觀立意  
構詞乃反失之此無他物有以奪其氣也辟如解音  
聲人曲窻嘔啞亦成妙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面



赤舌哽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文若以余言爲然出南門回顧妙香雪色際天恨未能一躡靈區振衣於最高頂也入肅寧館洪迎慰昨宿嘉山今始到此夜聞禮郎李英韞以安州問慰來宿十四日曉發歷永柔順安到平壤同年龍岡柳之發起之來見聞迎慰李珍問安承旨洪宇紀俱來宿十五日朝到中和復與洪迎慰相遇到黃州兵使病猶未起監司姜裕後來見安岳李喜年海牧鄭承和亦來見到鳳山聞朴叅判世模以黃州迎慰來宿劍水遂乘月前向入文化出站所與朴公相叙聞雞乃寢十六日冒雪到瑞

興歷慈秀宿平山十七日朝飯于云川歷松都宿長湍麻田趙丈時馨來見十八日歷坡州朝飯于高陽申時入京復命始家太人之有燕行也家大人以余有官縛不欲其遠出遂自高陽辭歸今者得因王事再度逢迎於西塞陪登練光侍宿新安以承數日之歡此大幸也余素虛脆善病秋冬之交輒抱疾苦呻不敢窺戶外今者使事出於倉卒作氣登途旬有八口之間往返二千餘里而得不顛頓於道路此又一幸也第以客行甚急兼程疾驅以夜爲晝以鞍馬爲堂室晝則塵土滾滾不辨人面夜所矚者不過



馬前炬火所燭一步地耳雖深冬索然物色盡枯無  
可供眼者而所經原隰山川一皆爲夢中光景此可  
爲一大恨也去時渡清川冰甚堅鴨綠則如坦途厚  
陸可馳萬駟及還到臨津尚用舟楫南北氣候之異  
乃至於此矣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